

朝鲜短篇小说集 (一)

平日的早晨

朝鲜·外文杂志社·平壤

1988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印刷

7 - 808117

《朝鲜短篇小说集》(一)是从近年来刊于《今日朝鲜》杂志上的短篇小说中选编的。

目 录

平凡的早晨 晋在焕(1)

第一进行曲 郑基钟(24)

祖 国 李明均(42)



平凡的早晨

晋在焕

一个平凡的早晨。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坐在绿罩台灯前看书。他忽然抬起头望了望窗户。只见在被柔软的细布窗帘半遮的玻璃窗上，沾着几颗水珠。他搁下书站起来走出屋门。

“扑通——”

从池塘那边传来鱼跳声。晨风飒飒，格外爽快。

金日成同志走下台阶，站在院子。稀稀落落的雨点落到树叶和沉睡的池面上，打破了寂静。路面，湿漉漉的，庭院树木间的路灯灯罩上沾满了水珠，仿佛在出汗。

雨刚下起，树底下还干着，呈灰白色。

金日成同志左手叉腰，望一望天空。阴沉的天上飘动着一团团乱棉絮似的乌云。他伸出右手接雨，估摸雨要下多大。

警卫员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敏捷地替金日成同志撑开雨伞。金日成同志轻轻地推开雨伞，继续用手接雨。

他走到路灯下面就向警卫员问道：

“你看雨会不会下大起来？”

警卫员默默无言地看了看天空。他知道金日成同志正在为已经收割的庄稼操心。

这几天，金日成同志对天气非常关心。

警卫员离开那里，一会儿又回来报告说：

“据天气预报，拂晓时分，在西海岸一带下一场毛毛雨就转晴。降雨量，估计有五毫米左右。”

金日成同志停住脚步听取警卫员的报告。

雨，越下越大起来。雨水，从路灯灯罩往下淌，池塘被雨点打得滴滴作响。

“五毫米，不算大。常言道，秋雨，能避在下巴下，不会下大雨的。庄稼是不会受到很大损失的。不过，农场员们一定会为这场雨担心，睡不着觉。他们从播种到粮食入库，象做父母的为到河边去的孩子提心吊胆一样，一天也放不下心啊。”

金日成同志说着望一望阴雨的天空，慢慢地挪动着脚步说：

“咱们到农场去看看吧。还有两个来钟头，可以和场员们见见面。”

过了一会儿，金日成同志乘坐的轿车驶出庭院，开进了中心大街。

鳞次栉比地排列在街道两旁的高楼大厦紧闭着门窗，顶着夜空沉睡。楼房一楼的商店却灯火辉煌，琳琅满目。路灯嵌在枝茂叶繁的行道树当中，默守着凌晨的寂静，远看，仿佛在楼房下边划了一条发光的粗线。

银白色灯光把大街照得通明。路面经过雨水浇洗，显得更加干净，中心线和斑马纹象白布一样洁白。

大街上来往急驶的车辆，大多是载重汽车，有的载运萝卜和

蔬菜。

一辆辆汽车都洗刷得很干净，前灯明亮。驶来的两行，驶去的也是两行，来来往往，穿梭不已。它们象训练有素的战士一样，整整齐齐地前进。

“慢点开吧。”

金日成同志说着亲手打开车窗，顿时，带潮气的凉风和汽车的噪音一起吹进来。

警卫员从后视镜子里注视着金日成同志的面容。金日成同志似乎在看穿梭不已地来往的汽车。继而他发现金日成同志不是看汽车的往来，而是望着楼房一楼亮堂堂的食品商店。有几个妇女站在挂着早晚小卖部牌子的商店跟前买东西。看样子，她们是要上早班的双职工户的主妇。

金日成同志叫司机停车，他下了车，背着手向那个商店走去。

只见售货员身穿洁白的工作服，头系浆洗过的三角巾，正在称香喷喷的炖鲱鱼。鱼是刚炖的，还放了作料，在灯光下冒着热气，令人馋涎欲滴。

金日成同志微笑着打招呼，那几个妇女出乎意外地能见到他，惊喜交集，不知怎样才好。

“快接东西吧。”金日成同志面带慈祥笑容又说：“鱼都凉啦，快接吧。”

一个妇女惶恐地用小铝锅接炖鲱鱼，感激得两眼湿湿的。

“这么早上商店买菜。你的爱人上早班，对吗？”

“是的。”

“在哪个单位工作？”

“在铁道部门工作。”

“在铁道部门工作……那么，经常打早班和夜班吧？”

파는곳



金日成同志深切地关心她家的生活。

“你常到这个早晚小卖部买菜吗？”

“家里光煮饭，汤和菜买现成的吃。”

“这样做，能减轻一些厨房活吗？”

“能减轻一半儿。”

金日成同志稍稍弯腰，注意听那个妇女的回答。

“能够减轻一半，那很好啊。”金日成同志满意地说。他听到早晚小卖部能减轻妇女的厨房活，很高兴。

金日成同志还问那个女同志在哪个单位工作，上班要走多少路。

她在妇女服装厂当仓库管理员，工厂离家不远，上班很方便。可是金日成同志却担心地说，搞仓库管理工作，有的时候不能按时下班，回家后还要煮晚饭会有困难吧。

“请您不要担心。我们工厂附近有饭厂，晚饭，我们常买去吃现成的。”

她回答得很明朗，道出了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可是，饭拿到家里会凉了吧？”

“不要紧，热一热就行。”

“热一热？……可是，这跟新煮的饭不一样了吧？”

她万分感激，热泪盈眶，再不能回答了。

金日成同志回到车旁，沉思了一会儿就叫警卫员挂电话找人民服务委员会委员长。

警卫员马上拿起了话筒。警卫员看到金日成同志对饭厂的工作不满意，心不由得紧张起来。

警卫员拨动号码挂电话。

金日成同志站在旁边望着首都的夜空。

话筒发出呜呜声。

金日成同志看了一下手表，又望望沉睡的大街。他的脸上浮现出自制的神情。

金日成同志亲切和蔼地说：

“算了，不要挂啦。”

警卫员放下话筒，惊诧地望着金日成同志。只见金日成同志的表情已变得和蔼可亲了。警卫员觉得莫明其妙。

金日成同志为什么要找人民服务委员会委员长，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他为什么忽然又说不要找呢？

……警卫员左思右想，这个疑问还是不得其解。

轿车驶出市区，在郊区公路上疾驰。金日成同志倚窗望着农村。晓色朦胧，看不清楚，他紧靠车窗望去。田野上，有无数的汽车和拖拉机的前灯闪光。随着光柱的移动，奔忙的人们和稻谷时隐时现。

轿车驶过广阔的平原，驶上了不高不矮的丘陵盘道。轿车前灯射出的强烈的光柱穿过低垂的夜幕，照亮了丘陵上的农田。

玉米地空空落落，只见捆得粗大的玉米秆一堆堆地放在地里。正如金日成同志所希望的秋收工作进展得很快。

一直冒着带潮气的凉风，倚车窗往外看的金日成同志，这才放心地靠在汽车的靠垫上。

正面车窗上的刮水器不动了。旷野灰蒙蒙的，能见度很差。原来，毛毛雨变成浓雾飘动着。

轿车驶过一座长桥。

金日成同志向警卫员低声问道：

“再跑二十来分钟就能到金台里吧？”

“是啊，金台里离这桥有四十来里。”警卫员望着掠窗而过的

栏杆和在桥下奔腾而流的大河回答。

金日成同志看了一下手表，说：“还有四十里……加快速度吧。”

金日成同志的眼前忽然浮现出了金台里合作农场年轻的管理委员长的面容。她是个可爱的姑娘，在全国管理委员长当中数她最年轻。

金日成同志头一次接见她是在三年前。

那年，金日成同志对××道农业部门进行了现场指导，还召开了道内农业部门工作人员的会议。会上，一个年轻的女作业班长作了发言，谈到了在坡地上把玉米的每町步平均产量从二吨提高到五吨的经验。她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很大注意。

金日成同志听到这个姑娘的发言，非常高兴，在休息时接见了她。

“好样的！庄稼种得很好。你们是怎样在瘠薄的坡地上打五吨玉米的？”

她仿佛不把自己的成就当成了了不起的，踌躇了半天，才说：

“您一向教导我们要以主人翁的态度勤俭办农场。我们不过是遵照您的教导，象侍弄宅旁园地一样精心侍弄农场坡地，提高了肥力。”

金日成同志听到她的这句话很高兴，说：

“把农场的地侍弄得跟宅旁园地一样！搞得好！”

当时当作业班长的这个姑娘，如今成为一个农场的管理委员长了。当她刚上任的时候，金日成同志就象做父母的为出嫁的女儿筹备嫁妆一样，把新生产的一台玉米脱粒机送给她。

前不久，金日成同志了解全国农业生产情况时，获悉金台里的庄稼很出色，特别是，玉米产量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就多次询

问该农场的情况，想亲自去看看。

今天，金日成同志看下起毛毛雨，首先就想起了金台里。

轿车轻轻一颠，使金日成同志从回忆中醒过来。

东方泛起鱼肚白，远方土岗上有许多电灯繁星般地闪耀。

金日成同志倚窗仔细望去，只见谷堆间灰尘飞扬。

金日成同志认出脱粒场，便打开车窗侧耳细听起来。脱粒机的转动声从那里阵阵传来。

“到了金台里喽。”他说。

轿车开到脱粒场近处，金日成同志就下了车。村口路上，印有无数的车辙，路面似乎被汽车和拖拉机压低了很多，处处撒着汽车和拖拉机丢下的稻秸和被车轮轧起的泥土疙瘩。泥泞的路上还清楚地印着牛车轱辘的痕迹，犹如又窄又长的两条带子。

显然，因为要下雨，刚才全村人动员起来抢运了地里的稻子。

金日成同志满意地环视村庄周围。绿油油的蔬菜地上，降雨器的喷头滴溜溜地转着喷水，水珠四飞，雾气腾腾；脱粒场入口小土岗上有小气象站，两个风向标正在轻轻地摆动着；脱粒场后边整齐的梯田，层层叠叠，直上山顶；在山麓，立着安装两个变压器的高大电线杆，其旁有一座雅致的抽水站，灌溉水管从那里往上爬到山上，又连绵伸展到梯田。

金日成同志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微微点头。这是跨入了水利化、电气化、机械化和化学化时代的我国普通农村的风景，无论到哪里都能看得到。可是，金日成同志却觉得那么亲切，他知道那里渗透着这个农场年轻管理委员长忘我的努力和高贵的汗水。

金日成同志朝脱粒场走去。脱粒场入口道路两旁有玉米堆，上面盖着草苫子。

金日成同志掀起草苫子一角，拿起一个玉米棒看看，粒粒饱

满，沉甸甸的。他换手掂一掂，说：

“那个姑娘种的庄稼多棒，颗粒饱满。”

金日成同志把那个玉米棒交给警卫员，让他看看。

这时，一台拖拉机喘着粗气穿过玉米堆和整齐排列着玉米仓库的脱粒场，颠颠簸簸地向这边开来。

金日成同志为了给驶向田间的拖拉机让路，就站在路边看着拖拉机喷出的青烟。拖拉机没开到他的跟前就刹住了。

身穿褪了色的褐色工作服，脚穿半高长筒靴的一个姑娘拎着头巾，慌忙地从拖拉机上跳下来。

“管理委员长，原来是你呀！”

“金日成主席！”

姑娘作梦也没想到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来看看他们的合作农场。她太高兴了，只是站在那里不知怎样才好。

“金日成主席！”

她笑嘻嘻地跑上前去，握住金日成同志的手高兴得跳起来。

她对金日成同志那么亲昵，象对待亲爹一样。姑娘抹一脸灰白的玉米糠，显得更加可爱。她笑逐颜开，两眼却是潮湿的，不知是流泪，还是雨弄湿的。

“你怕雨大，通宵没合眼吧？”

金日成同志说着用手摸摸姑娘被打湿的工作服袖子。

“秋收嘛，就是不下雨，人们也睡不着觉哇。”姑娘眉飞色舞地说，脸上流露着丰收的喜悦。

“那前面的坡地上打了多少玉米？”

“平均每町步打了九吨。”

“哦，打了九吨啦？”

金日成同志带着满意的神情，眺望灌溉水管连绵伸展的山腰。

天刚蒙蒙亮，田地还在沉睡。梯田上，稀稀疏疏地点缀着玉米秆垛子，地大垄长的地头，矗立着南瓜架。

这里曾经是连芦苇也不长的不毛之地，而如今，变成了沃土，不但夺得了玉米丰收，还种了南瓜。

“我们的干部有进步，懂得怎样工作，懂得遵照党的意图建设生活喽。”

姑娘听到金日成同志的这番话，顿时脸红了。她象小孩子一样，用两手蒙住热呼呼的脸。

她才23岁，与其说是600多户农场的户主，倒不如说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姑娘。她似乎不大习惯受表扬。也许，她认为这么一点成绩值不得夸耀。

这个年轻的女管理委员长无限淳朴憨厚、天真烂漫，但革命干劲却赛过男子汉。金日成同志对她的工作，感到很满意。

金日成同志向她问道：

“今年你按时到大学函授系听课了吗？”

“一天也没有旷课。”

“好样的！工作好，学习好，两不误。你要好好帮助农场的所有函授生象你一样扎实地念书。”

“是。”

姑娘跟着金日成同志，朝脱粒场走去。

金日成同志走进灯光辉煌的脱粒场，场员们见到他老人家光临个个欢欣鼓舞，慌忙地刹住机器，齐声高呼万岁。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万岁！”

“万岁！”

金日成同志向热烈欢呼的场员们招手致意，说：

“同志们，辛苦啦。今年你们又夺得了大丰收，我向你们表示

祝贺！”

场员们不断地高呼万岁、欢呼。脱粒场呈现一片欢腾的景象。

金日成同志满面笑容地环视堆积如山的玉米和停止转动的传送带，说：

“怎么刹住了机器呀？快开动吧。”

话音刚落，机器就开动起来，隆隆声响震动场地，飘起玉米的香味儿。

金日成同志走近覆盖着玉米糠的脱粒机跟前。这台脱粒机就是当年姑娘上任管理委员长时他送来的。

“机器好使不好使？”因为噪音太大，他弯着腰大声问。

管理委员长用手摸着脱粒机的棱角，回答道：

“好使。要是没有这台脱粒机，场员们脱一整个冬天也脱不完呢。”

“是吗？”

金日成同志心满意足地把手搭在脱粒机上，机器轻快地转动。有节奏的震动通过手传到全身。

场员们用簸箕抬来玉米，金日成同志连续接簸箕往脱粒机倒。脱粒机隆隆地转动。

管理委员长站在金日成同志的旁边，抬一簸箕玉米交给他，说：

“这样的脱粒机，再添一台才好呢。”

她接着说：

“苹果也要摘，还要去平整土地，堆肥，要做的事儿很多。可是现在全部劳力都投入到打场。”

金日成同志满意地听着管理委员长的话，觉得这个姑娘清楚地知道这个时令要抓的工作，工作热情又高。

“好，再送给你一台吧。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吧，我都给你们

解决。”

金日成同志轻轻地拍了拍姑娘的肩膀，就向机器后边挪动了脚步。只见玉米从脱粒机倾泻到传送带上被运往囤子里去。金日成同志抓一把玉米看看。

“及时处理这么多的玉米可不简单呀。”

金日成同志想到这里，想了解囤子和仓库的情况，就说：

“我们去看一下囤子。”

金日成同志在管理委员长的陪同下向囤子那边走去。只见囤子和仓库被灯光照得通明，场地又平坦又干净。场地上，人们来来往往，忙忙碌碌。

金日成同志走到囤子入口，看看玉米堆积的情景。

传送带源源不绝地运来玉米，几个场员忙手忙脚地向四外耙，不一会儿玉米堆高，顶住传送带，只好停住传送带再耙。由于囤子窄小来不及处理玉米，速度很慢。

金日成同志了解到囤子有点紧张，便把一只手搭在停止的传送带上，问管理委员长：

“囤子缺多少？”

“缺三十来座。”

“缺三十来座？……”

“可这还不能说估计得正确。比起预计产量来，实际收获量要多得多。由于玉米颗粒饱满，估计要大大超出当初的预计产量。”

金日成同志在场地上缓缓地踱着步。金日成同志看到管理委员长夺得了空前的大丰收，粮食堆满仓，为没有空囤子和仓库而焦心，感到很高兴。不过，他从中也发现了那些农业部门的干部在工作中所忽略的地方。

金日成同志对管理委员长说：



“你们获得了惊人的大丰收，却以为和往年差不多。所以，今天只好把玉米堆在外边喽……我看，这个问题不只限于你们农场。”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眼前浮现出了获得玉米大丰收的半山